

崇川往事

“段家坝机场”补正

◎美松延

回顾南通的机场建设史,莫说早年规划的三余军用机场,连曾经运行的如皋东门机场也不见今人提及,即便是本地知名度颇高的段家坝机场,也是所记极简,甚至还存在谬误,有必要纠正补充。

一正机场建设时间。查《崇川区志》,记有“民国26年(1937),南通城段家坝南建有简易机场。民国35年(1946),国民政府南通驻军加以修建城南军用机场……”而《南通市志》“段家坝飞行场”词条记述为:“民国25年(1936),南通城南段家坝曾建有飞行场……”对机场建造时间,两部志书竟各执一说。

就笔者所见史料,选址段家坝欲建机场的最早记载是在1930年。据《申报》报道,当年按省府指令,南通县勘择飞机场备用,时任县长张栋曾选址城西小营破省,在得省回复“须另择较大场地”后,又“改定狼山路第二体育场”,该体育场就位于段家坝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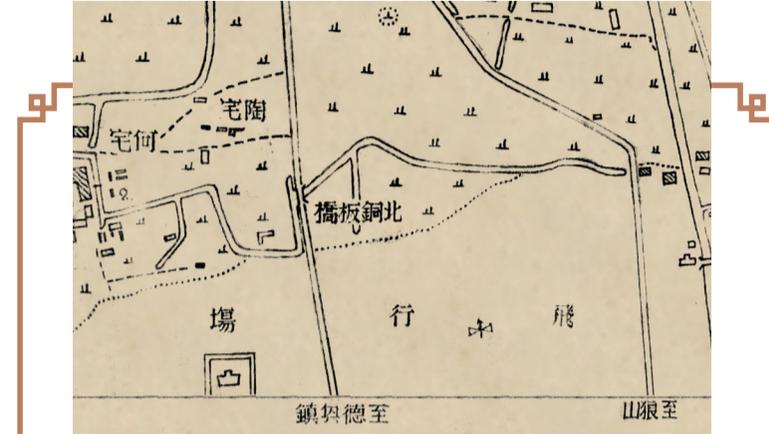
1933年,中国航空公司在通筹建机场,南通航空分会“勘定该邑西乡唐闸十万步荡为飞机起降场址”。当年4月,中航公司聂开一来通勘察,“认为离城过远,搭客往返,诸多不便,故当即决定改设于南乡白塘庙第二公共体育场”。结果,由于该地“原属通州师范学校田产,且早已招佃垦种”,只好仍选址十万步荡。虽暂不清楚十万步荡机场的关停时间,但史料显示到1936年时该机场仍在用。若说南通在沦陷前成为双机场城市,可能性很小。

关于段家坝机场,吴之屏曾有提及:“抗战时期,南通沦陷,日寇在城南建筑飞机场,把白塘庙改为机场仓库。”吴氏的这段话否定了两部史志的记载时间。吴之屏,四安人,曾与刘瑞龙等在白龙庙一带活动。此系其1959年所撰回忆文章,可信度较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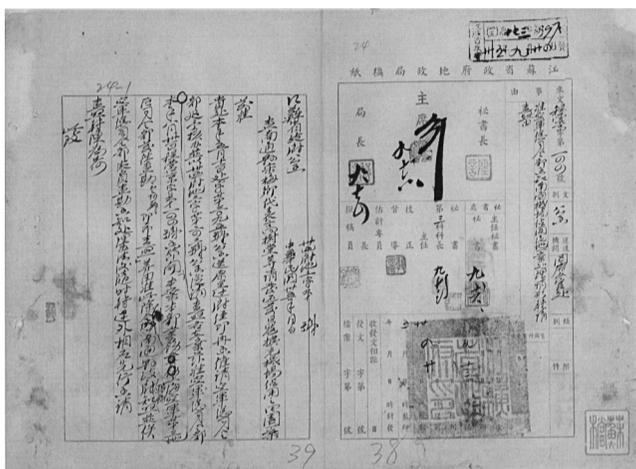
经过一番查找,笔者终在市档案馆寻得答案。在馆藏时任伪南通县知事邱郢生1938年提交的《工事报告》中,首句即为“飞行场自十月二日开工,至十二月十日完工”,随后还有“用地七百余亩”等详细记载。——段家坝机场的建造时间于是得到确认及纠正。

二补机场史事记载。关于段家坝机场,现有记载都“惜字如金”。除上述内容外,《崇川区志》仅记有1946年“修筑长900米、宽8米的石基煤屑跑道1条,飞机库1座,官长休息室3间,警卫室2间。”《南通市志》也只有“占地20亩,场地建有水泥墩为起降标志,有教练机在此作飞行训练,偶有运输机在此降落”等语。而其他书刊所记该机场内容,无不源自这两部志书。鉴于读者从中所能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,特补充部分记载如下:

有日伪档案显示,日军所建该机场为“军用飞行场”,其功能自然与地方军事有关。如曾有日军在机场打靶的记录。又如1939年2、3月间,因中方第二十四集团军开抵通城周边启海如皋等县,令日军惴惴不安,故有“日飞机三四架,每日于沿江一带环绕侦查”。1943年5月13日,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、日驻华派遣



《南通县城厢图》(1947年)上的飞行场(顾颉供图)。



江苏省档案馆藏南通乡民代表请发还机场占用民地的呈文批复。

军总司令畑俊六、小林师团长等先后抵通,听取苏北清乡主任张北生及日方军事机关汇报,后于下午二时“分乘飞机二架离通”。

另据记载,1945年9月,南通地方于抗战后新“修复之飞机场于16日夜被匪军(按:实指我军)破坏,……经发现后随即征工填满。”面对我军行动,南通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徐谟嘉于10月1日“令县长杨昉:除令第八团沈团长督飭所属切实注意防范并不时搜剿外,仍仰转飭随时修整,以应急需为要!”不同于之前的小修小补,小海战斗后的1946年4月底,汤恩伯即电飭南通“军政当局漏液赶修飞机场”,并计划“派遣飞机十八架来通”常驻,以借助战。

机场恢复使用后,淮阴执行小组或美方人员等曾数次起降于此。随着国内战火的再度燃起,1946年7月24日,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飞抵南通,经白蒲往如皋一带视察。7月27日,第二绥靖分区司令李元凯也乘专机来通,前往白蒲,当天仍乘原机返回江南。

机场在抗战后曾整顿与修建。1945年秋,“因通邑向未有飞机降落,(有被占耕地农户)就该场边缘原址从事耕种”,直到县府军法室于元旦前后拘捕“荣恒通等六名在飞机场种植庄稼”者,并经“提庭训明,当飭各具保悔过切结,承认恢复原状”后才得以制止。1月29日,县府发布训令,“制红柱篮牌木质标识,以资竖立,彰明界线”。共计制作、竖立“南通县飞机场”木牌20块,并有“场基禁止破坏改种”的警示语。

1946年9月,奉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司令部令,并经县临时参议会通过,南通县政府以拆除城西小营破房13间等,于1947年2月“加修飞机场跑道及官长休息室”。但在本次工程结束后,所见机场记录多作为工事、靶场之用:

1947年6月,南通城整修城防工程,除“女师附近修碉堡”“司令部修理囚犯禁闭室”等,另有一项为“飞机场工事”。当年的城防工事史料显示,机场工事所需材料主要有长木桩、树枝、竹子等。1948年11月,“因飞机场系开阔地,后又加筑巨型砖碉堡一座、小型砖碉堡一座,机枪射击孔三座”。完工后的机场,布满碉堡、壕沟、鹿柴与拒马,弥漫着大战来临之前的肃杀气氛。

停飞期间的机场常被作为军警靶场。1947年4—6月,独立工兵二团一营数次“在飞机场打靶实弹演习”;10月,“唐闸实业警察大队,为增进长警射击技能,……在飞机场实施实弹射击”;11月,驻军某部“在飞机场靶场施行实弹射击四天”……

另据《南通县政府布告》,段家坝机场在南通光复之际曾用于“航空运输(机)降落、起飞”。此后,该机场也偶用于运输。如1946年7月,南通县属乡区及通城一带霍乱蔓延,为清灭病菌,南京方面于13日用专机“装载大量药品,降落南门飞机场,为本县救济夏令疫病之用”。

至于段家坝机场的最后结局,《南通市志》的记载仍很简短:“逐渐废弃,场地荒芜。50年代,飞行场退耕为田。”

海陵旧话

焦屑飘香

◎程太和

农历六月初六前后,是乡村人家焦屑飘香的时候。民间有谚语:“六月六,炒焦屑;六月六,吃口焦屑长块肉。”

很早以前,南通北三县以元麦为主要原料制作焦屑。后来,元麦种植面积少了,就以小麦为原料制作焦屑。事实上,小麦焦屑比元麦焦屑好吃多了。至今,焦屑仍为北三县传统特色美食,为如皋长寿食品系列之一。

历史上,南通北三县旱田面积占比较大(海安里下河地区除外),夏季作物中,元麦、大麦、小麦都占一定比重,农民有酿酒的传统和喝糝儿粥的习惯。当地百姓发现,元麦在铁锅中炒至焦黄后,用石磨碾碎成细屑,只要直接用水调一调变成糊状即可食用,极其方便,而且调出来的糊不光散发出浓烈的麦香味,还极易当饱,于是广为流传。后来,到了农忙时节,家家抢收抢种(俗称“双抢”),索性就在田地里、田岸上就餐,易于制作、便于食用的焦屑就大派用场了(相当于现在的快餐送到田头),而且只要吃小半碗焦屑,就有饱腹之感,可以省下时间继续劳作,于是流传开了“六月六,炒焦屑;六月六,吃口焦屑长块肉”的俗语。这里的“长块肉”不光指麦子的营养价值高,穷人家可以把它当肉吃,还是指吃焦屑省时省粮,农忙时得以快收多收、快种多种,将来收成好了,能实现“大肉杈杈,酒儿喝喝”的美好愿望,体现了没肉吃时农民们苦中作乐的自嘲精神。

焦屑算是一种零食,因为吃焦屑和吃泡炒米一样,用开水冲了吃,不过焦屑必须调匀呈糊状才有味道。当然用开水调和时,可以浓一点,也可以稀一点。稀一点爽口,浓一点经饿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我们在农村中学上高中,后又读补习班,不少同学星期天都从家中带来焦屑,晚自习下课后到了宿舍就泡起了焦屑,以此作夜宵充实一下已瘪的肚皮。当然也有集镇上吃定量粮的同学,晚上泡脆饼、泡饼干、泡藕粉、泡麦乳精,而这一切,对农村同学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。农村同学奋斗的目标,就是将来也能吃上定量粮,“穿皮鞋,戴手表;吃脆饼,泡藕粉”就是他们的美好追求。藕粉、麦乳精、脆饼、饼干,是很诱人的!

而今,吃焦屑的人很少了,麦乳精也看不到了,作为生态食品的藕粉时常也能看到,但吃的人也不多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快餐,焦屑这种无色无味的东西,他们基本上不屑一顾。